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每个人的人生中总有几个转折,《非诚勿扰》是我自打30岁出版《色眼识人》后的第二个巨大转折。所谓的成名和随之而来的是是非非,都与这个节目有关。

不少人知道我,是因《非诚勿扰》这档节目,尽管现在我与这个节目尘缘已了,但人们提到我总与“非诚勿扰”这四个字相连。想起在央视《首席夜话》采

01

初上《非诚勿扰》

访张铁林,他的一生似乎注定和“皇阿玛”紧密相连,只因其演“皇阿玛”演得入木三分。类似的还有六小龄童,他演的孙悟空实在是深入人心。我觉得,对一个演员而言,有个成功的角色可被人记忆到死,是无上的荣耀,但我不是演员,无角色可扮演,我唯一的角色是自己。对于以演讲培训和传道为生的我而言,我期望人们一提到我就和性格色彩相连的那一天早日到来。

《非诚勿扰》仍在热播,你若问一个人,一段离去的旧情和些许往事,我只能缄默。有些事我现在不可说,也无法说。或许有一天,灯熄台撤,人们淡忘,我可能说出故事背后的故事,但此刻我先说些可以说,而你未必清楚的故事。

我先讲述自2010年1月到2010年7月,《非诚勿扰》开播前半年发生的事和我那时的心态。

2010年7月,那时节目的收视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,孟非和我两人搭档主持该节目,当时该节目处境艰难,却生命力顽强。我曾从性格色彩的角度为该节目写了一本书《让你的爱非诚勿扰》,记录了那时的风风雨雨、摸爬滚打。那段日子过去之后,《非诚勿扰》的声誉与日俱增,但我觉得2010年7月以后的节目似乎都不如那段岁月精

彩。如果你想知道《非诚勿扰》是个什么样的节目,你可从以下的文字中寻根溯源,可能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。

与节目的结缘,需从制片人王刚2009年12月到上海找我说起。

王刚找我之前,已找过很多情感心理专家,但那时还在找。据他说,是因为觉得还没找到他想要的那种感觉。这话很高明,既不夸张,也间接爽了我。见面很简单,我描述了过往不多的几次电视经历,当然,我没有忘记向他简单讲解一下性格色彩的用途。他则向我介绍了《非诚勿扰》节目的设计。我感觉王刚对我的专业能力似乎并不关心。很久之后,某次他酒后吐真言,说和我见面,只是判断我这个人在电视上的表现力如何,能表现到什么程度,至于我用啥方法与他无关。他是目标性极强的黄色性格。

在他眼中,当时的我明显是只连毛都没长全的电视菜鸟,若选择有丰富电视经验的专家要比用我安全。但在王刚的心里,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具备三个条件的对象:有心理领域的专业背景、表达流畅、电视新面孔。

王刚不知该找谁,就找了你的朋友徐滨,刚巧徐滨和我前女友是好友,和我也有一面之交,就顺势做好人把我分享了出去,那时节目着急上马,王刚一

跺脚先“预订”了我。

对当时的我而言,其实也搞不清这种相亲节目的深浅,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,就是觉得挺新鲜,可以尝试一下,于是我就糊糊涂涂上阵了。

节目的前六期可以用“一塌糊涂”四个字来描述。据说有关领导很不满意,准备换人。幕后的情况我没打听,但是在备受压力时王刚是挺过我的,对此我一直感激在心。我的特点是每当我感受到别人的信任时,就能发挥出十倍的能力;而感受到别人的不信任时,我会本能地抗拒。

在王刚的鼓励下,第十期节目结束那晚,我知道该如何做这个节目了。节目结束后,王刚、孟非和我到南京大排档小聚,我喝得烂醉如泥。事后有人说,我醉了以后先是说了很多胡话,然后给徐滨打了个电话,感激他的牵线之功,然后就趴在客厅的地板上哭爹叫娘,见谁都抱大腿,泣不成声。

在大排档喝酒的那天标志着我已经开始知道这个节目怎么玩,我是什么角色,应该怎样进入节目中,而此后,这样高度的亢奋我再也没有过。因为这天实在重要,它标志着我在电视节目上终于找到实践专业功力的方法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于是,每年伟贞都要出国旅游,她还报了MBA充实自己,不管穿不穿,她都常常买一堆衣服。古语说,女为悦己者容,可倪伟贞下定决心取悦自己。

现在,嫂子忽然又说起结婚的事,她理所当然有些恼火。她妈都不管这事儿,吴二琥管得着吗?二琥低头喝咖啡,喝急了差点儿烫到嘴,她说:“你有没有想过你老了之后怎么办?”

伟贞顿时蒙了。

老了以后怎么办?这也是困扰她

12

斯楠恋爱了

的一个问题,只是她从来都不敢面对。没有丈夫,无儿无女,老娘百年之后,两个哥哥各有各的家庭,肯定也不会管她到老死。尽管她现在有点钱,生活水平很高,潇洒得很。可老了之后呢?万一有一天她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呢?

二琥见伟贞不说话,放低声音继续说:“所有的女人都是要回归家庭的,你现在过得看似很潇洒,可是你扪心自问一下过得踏实吗?你也该为你自己想想,你不想孩子没有问题,但总得有个人陪你吧。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。”

伟贞嘴硬:“不好过?我过得很好,你有的我没有,我有的你也没有,不是吗?”

二琥笑笑说:“有没有的,什么是真?什么是假?钱现在看是真的,真到有钱都没处使时,还不如身边有个人。小妹你半夜做噩梦惊醒的时候,就没有想过身边要有个人吗?你就没有感到害怕吗?谁都有脆弱的时候。”

伟贞正色说:“嫂子,一定要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吗?”

二琥走过去握住伟贞的手说:“嫂子也是担心你,等有一天妈走了,哥哥嫂子也都走了,你一个人怎么办?”

一句话击中伟贞的要害。

“唉。”伟贞叹了一口气,久久不语,她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被触动了。

二琥说:“嫂子也帮你留意,你自己

也留意,对你好是最关键的,咱这个年纪了就要求实惠。”

倪伟贞娇嗔道:“嫂子你又来了。”

两人又聊了一会儿,二琥就回家了。

周末,斯楠从学校回来,说:“妈,给点钱,急用。”

春梅说:“这个月的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,怎么还要钱?”

斯楠道:“同学过生日,上次我过生日人家都送我礼物了,这次人家过生日,我总不好装蒜吧,你们不是说人要懂得分享,懂得礼尚往来吗。”听着斯楠的话,春梅觉得好笑。

春梅和伟强的教育理念一直相矛盾。伟强总强调一点儿,女儿要富养,要给女儿足够的物质条件,这样才能让她眼界开阔,长大了才不会让穷小子一骗就成功。而春梅认为,不论儿子女儿,都应该艰苦朴素,严格要求。所以,从小到大,在斯楠眼里,唱白脸的往往是春梅,伟强乐于唱红脸,她是严母,他是慈父。女儿斯楠有点儿怕春梅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对春梅多少开始有些反叛。

“正当的花费妈妈什么时候没给过你,要多少?”春梅爽快地说,斯楠没敢要多,说得1000元。春梅二话没说,就从保险柜里拿出1000元交给斯楠。晚上,趁春梅不注意,她又跟奶奶死磨硬缠要了1000元,老太太问她要钱做什

么,她支支吾吾,说要跟同学旅游。

老太太说:“那要注意安全。”

斯楠说:“没事,奶奶我都多大了,更何况就是去周边的怀柔啊大兴啊玩玩,又不走远。”老太太也没当回事儿。

新的一周开始了,在学校的梧桐树下,斯楠跟同学会合。那个女同学化着重重的眼线,涂着红红的指甲,她问斯楠:“怎么样,钱要到了吗?”

斯楠故作轻松地说:“当然没问题。”

有个寸头男生搂着斯楠,说:“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妞!咱们什么时候走?”

另一个男同学把烟头丢在地上,嘴里吐出最后一口烟:“事不宜迟,就明天,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旅行。”

斯楠不说话。

那个画浓眼线的女生见状,问:“你不会后悔了吧?”

斯楠说:“怎么会?一次小小的出行算什么?我还怕你走不动呢。”

斯楠一夜没睡好。寸头男是她刚交的男朋友,是系草,是众多女生追逐的对象,她感到能拔得头筹十分骄傲。可寸头男忽然提出四人约会,去海边旅行,这让斯楠始料未及。她觉得进度似乎太快了,可她又怕被男朋友看不起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